

一代高人李石老

紀念李石曾先生百年誕辰作

百齡紀念、緬懷清風

今年五月二十九日，是黨國元老李煜瀛石曾先生的百齡誕辰。石老生前對中國革命事業、國民外交以及文化教育社會經濟各方面的貢獻，早已具有崇高的地位，不但全國知名，而且名揚國際。他做過的事情更是多采多姿，實在不容易一下子說得詳盡。他七十二歲時自言：「廿二歲出



民國十七年六月任中央政治會議北平分會主席時的李石曾先生。

遊四海，半世紀會歷五洲。」其後他更活到九十三歲，仍然孜孜不倦，不知老之將至，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的地步。記得民國六十三年紀念石老逝世周年時，我曾寫過一篇追懷這位清高澹泊革命老人的短文，約略把他的世界思想、互助精神和文教活動等事，就我親炙他而認識得到的，簡單地敘述出來。上月承「近代中國」雜誌社邀我參加口述石老歷史的座談，我也曾作了一些補充的敘述和意見。那都不過是石老整部歷史的一鱗半爪罷了，實未能夠充分表彰石老生平嘉言懿行的若干分之一。

石老生前不喜歡寫「自傳」之類的文章，他祇零零碎碎的寫過一些「瑣談」，後來編成了一本「石僧筆記」。雖名為瑣談，但我們也可以從裡頭探索得不少珍貴的史料。現在我在本文內，不想再把石老的事蹟重複鋪敘，只是要把這位特立獨行，為人所不能為的非常人物，提出一些我認為比較特殊的地方來談談。

貴介公子、矢志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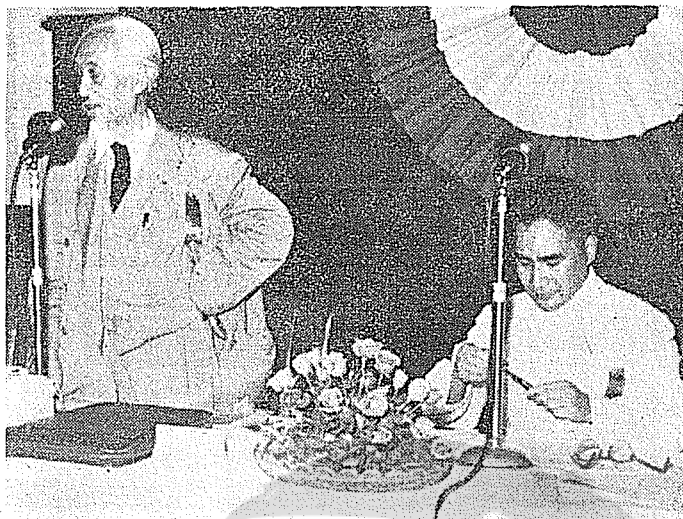
石老於清光緒七年辛巳（民國前三十一年

新 考 茶

即西元一八八一）出生於當時極為煊赫的世宦大家，原是一個養尊處優的貴介公子。他的曾祖石梁公就已做清朝的大官，到他父親鴻藻（字蘭蓀）公則更是人皆稱為「高陽相國」，入參軍機的大學士。環繞在他家庭周圍的親戚故舊，也多是達官貴胄，更多的是他父親的門生故吏。照當時的規例，石老出生下來，就被「蔭授」相當於現時司長級的「郎中」職位了。他以這樣的一種特殊身分，假如他沒有自己的獨特見解與高遠理想，確難打破此種環境的拘束，且將唯恐交臂失之。可是石老却對此優越地位，視之如敝屣。他曾自說最厭惡滿清朝廷的服制，所以慶幸自己雖有蔭授官職，却從未穿過滿清官服。（見蕭瑜著李石曾先生傳記之六）他父親雖位至相國，但頗具開明思想，並延請學通中西的齊祿亭先生作石老的教師。在家塾中所授的，除了國學經史之外，更兼授天算史地等科。石老尤潛心研習後者，石老自少深受父師的薰陶，對其思想行為自有很大影響。但據石老說，他父親思想雖新，但作夢也想不到他的兒子竟會做起「革命黨」來的。而且當石老以「隨員」名義，隨同清廷派駐法國的欽

差大臣孫寶琦出國之前，孫曾帶他往謁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辭行，奕劻對孫說，法國是革命的國家，你帶同那些青年同去，要特別注意云云，無異是暗示預為防範，誰知石老後來果然加入了革命黨。（均見石僧筆記）。

石老十七歲時父親逝世，廿二歲（民國前十年）出國赴法，在船上，即與其偕同出國的好友張靜江（人傑）先生，大談革命。到法之後，靜老經營貿易，石老則入校研讀農學。至民前六年，



民國四十四年本文作者（左）主持華僑文教會議李石曾先生（右）應邀致詞時留影。

石老畢業農校，一面繼續研究生物化學等科，一面即正式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並與張靜江先生及後來到法的吳稚暉（敬恆）先生，留德的蔡元培（元培）先生等組成「世界社」，並出版「新世紀」周刊、叢書等，熱烈鼓吹革命。使旅歐留學界風氣為之丕變。石老留法六年後返國，便在華北平津一帶，從事地下革命聯絡的活動。辛亥武昌起義前後，他更成為華北平津方面同盟會的主持人，對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有很大的貢獻。所以國父孫先生為慶祝民國統一告成大典昭告全國的通電中，前銜是「南北各省都督、各軍司令、天津民意報李石曾、天津及全國各報館均鑒：」，特將石老名字標出，而且僅他一人，足見其當時地位之重要。可是石老卻從來絕不居功，這種胸襟，豈是一般尋常人所可企及？民國十六年初，國民革命軍北伐途中，共黨分子跋扈囂張，企圖篡奪國民黨權，阻撓統一。石老與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四監委於是發出「護黨救國」通電，揭穿共黨陰謀。中樞隨即實行全面清黨。不久而北伐勝利，完成統一大業，則石老等之功，尤為該一階段國民革命勝利關鍵之所繫。

敞屣功名、永不作官

石老一生澹泊名利的清操高懷，也是最值得佩服不已的。民國成立之初，石老曾聯同好些同志，發起組織一個「進德會」，訂立：不狎邪、不賭博、不娶妾、不作官、不作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等「八不規約」。然而後來連發起的人，對此八條，很多都不能全部遵守，有的

更完全不守了。能够終身奉行不違的，就只贖下了石老一人而已。他之不樂於作官的性格，是從少年時就已具有了的。據他在「石僧筆記」裡自述：他在家塾讀書時，一天他的外甥那景沂（石老大姊的長子，年稍大過石老）來到塾中，聽到石老正讀着陶淵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詩句。景沂笑說：「日前在友宴中，有人譏誚一位愛山的名士，說他「入山惟恐不深，作官惟恐不大」，不知這個丘山，是不是和他的那個相同？石老即應口答道：把這個「官」字換作「事」字就好了，若再把「大」字改為「多」字亦佳。由此可見，但願作事不願作官的志趣，石老至少就有此抱負的。他鄙棄清朝蔭授的「郎中」官職，固然不用說了，入民國後，十三年黃膺白（鄂）先生出任北洋時代的內閣總理，曾邀石老入閣擔任教育總長，國民政府成立，亦曾擬派他出使法國；又擬請他擔任北平政治分會的主席，他都沒有答應。但他常以在野之身，與法國一些政要及外交使節等人物來往，運用私交情誼，作為增進邦交的實際工作。行憲之後，先總統蔣公聘他為總統府資政，吳稚老告訴他，資政是聘的，不算是官，然後他才接受。像石老這樣能够堅持原則，信守不渝，終身實踐的，實在難得之至，這種清操高懷，能不令人欽佩！

石老一生堅持不作官，在他於民十六年初所撰「不官主義與民生主義」一文中，說得至為明白。他說：「不官」二字之成為名詞，始自民國元年國民黨同志所組的「進德會」；進德會標明不官，欲明革命非為作官。……最近南京政府

成立，我聲明吾為革命而來，非為加入政府而來



民國十三年十月李石曾（前排右四）與張繼（前排左）吳敬恆（前排左二）在北平合影。

，亦不官之意也。……以今日中國言，北之張作霖、張宗昌、吳佩孚、孫傳芳，南之鮑羅廷、陳獨秀、徐謙、鄧演達輩，皆官主義之代表也」。由此，可見他於提倡「不官主義」的同時，對軍閥和共產黨，尤深惡痛絕！

理想高超、眼光遠大

石老在「筆記」中曾說，有人批評石老，說他「遠大有餘，具體不足」。石老自己也這樣承認過的，但曾加以解說。其實這是石老的自謙，因為石老所抱的理想固然甚為遠大，然而他也求精實，並非空洞無物的。而且也曾做出了許多斐然可觀的具體事實。例如：他在學術研究方面，對於大豆的分析研究，發現其最富乳質，對人體營養，具有極大價值。（石老說：豆腐之製，中國早已有之，不敢掠美。但從學理分析證明大豆屬乳質，則確由石老最先指出的）國父在「孫文學說」中，便曾引述此事，備加讚揚。曾有人勸他把研究論文，提出申請學位。石老沒有意思博取學位虛名，但却在巴黎開設豆腐公司，以實際工作提供海外大眾享受富於營養的食品。又如他為了改良我國的鄉村社會，石老自民國五年開始曾在北平西山建設溫泉鄉村社會示範區，其中有學校、圖書館、講習所、合作社、銀行等等，都井井有條，辦得很好。我曾由石老介紹前往參觀考察。假如不是內憂外患頻仍，迭經日寇與共匪的空前浩劫，以致此一鄉村社會的示範建設，備受破壞摧殘。相信時至今日，不但該西山溫泉區還有更美好的建設，且將推廣到很多地區，亦

已普遍建設起來，為廣大的鄉村社會造福不淺了。現在我們政府，在蔣總統經國先生積極領導下亦正積極從事鄉村社會的建設，而且由於科技種種的進步，成績更為優良，民生普享樂利，但就時間上看，石老在距今六十多年前，便已着手推行這種工作，其眼光的遠大，計劃的周詳，及其注重實踐的精神，豈不可佩之極？

至若在文化教育方面，石老和吳稚老等倡設的北平中法大學和設於法國里昂的中法大學（我亦曾被選送就讀於此校之國立中山大學海外部），以及積極推行「勤工儉學」運動，都曾為國家造就了不少人才。又如由石老倡辦並且負責主持的國立北平研究院。在學術研究上亦具有輝煌的貢獻。還有一事，上文談及他不接受黃膺白邀任教育總長之時，馮玉祥要迫滿清遜帝溥儀出宮。石老覺得清宮存有歷代珍藏寶貴文物極多，如果不予好好保管，將必流落散失，因而自動請求負責辦理清宮善後管理事宜。他被聘任清宮善後委員會委員長後，並即着手接收清點整理，旋並成立「故宮博物院」，公開展覽，任人參觀。直至現在我們仍能保存許多國寶文物於此間的故宮博物院者，即拜石老當年勇於負責之賜。石老在文教社經方面，創辦的事業尚多，難以盡述。前此在石老歷史口述座談中，嘗聞石老的高陽小同鄉張寶樹兄說及：他們高陽人多務農，自從石老把法國的紡織新技術引進，縣中織布之業大盛。高陽布且多外銷各地，民間經濟大為改善了。諸如上述石老所作的事，豈非都是很具體的嗎？怎能說他「遠大有餘，具體不足」呢？



前，令司總正中蔣為人三第起左前排前影合長首政軍央中京南都建府政民國月四年六十國民
。傑人張人一十第恆敬吳人十第，民漢胡人九第培元蔡人八第，曾石李為人六第起右排

風塵僕僕、為國奔勞

石老在大半個世紀的長期中，經常僕僕往來於海外各地，真是「馬不停蹄」。有人笑他「無事忙」，他自己有時也不禁為之失笑。其實他是真「忙」，但並非「無事」。祇因他所要做的事很多，但有些人對他的事業瞭解不夠，便認為是不急之務。也因此他不易找得到得力的助手，所以他就顯得更忙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石老有時每也發出「曲高和寡」之歎。現在我且舉些實例，略予說明：當民國廿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我東北，繼又挑起淞滬「一二八」之戰，復向華北節節進迫。石老時在歐洲，眼看敵焰猖狂，若徒憑普通外交途徑，爭取他國援手，或待「國際聯盟」之對日制裁，都是不可靠的。因為他認識清楚了近世的所謂外交，都講現實，毫無道義可言。因而他認為必須先從宣傳工作着手，把日本侵略的種種事實，讓廣大的外邦人士清楚瞭解，然後才能獲得廣大的同情援助。於是他聯合外國友人，在巴黎組織國際反侵略總會，也在國內組織該會的分會，而由石老負責聯繫策進的責任。同時，他在巴黎約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了一個「國際宣傳」的通訊機構，以最快的方式，向國際反侵略中國分會報導有關國際反侵略的重要消息，由該會與國際宣傳處合作，以適當方式，分別發佈新聞，以加強國人的反侵略精神和活動；另一方面，也由反侵略中國分會向駐巴黎的機構，提供國內反侵略的重要措施，俾向國際

宣傳，爭取同情並鼓勵反侵略的國際活動，「轟炸不設防城市」的國際運動，就是由此而凝成的。當時中國分會的會長是宋子文先生，我受聘為該會的執行部主任，間接追隨石老，從事國際反侵略的工作。我知道：石老又發起組織「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及創立「中國國際圖書館」於瑞士日內瓦（後又遷設於南美烏拉圭之孟都）。他主要的目的，就想藉弘揚中國文化入手，以擴大增進國際衆多人士對我的認識，更進而與我攜手合作。石老從不放棄機會對外國人士，宣揚中國文化。民國二十七年，他曾在日內瓦以「中國文化及其與國際文化的關係」為題用法語演講，內容精闢，深為聽者所重視。

然而可惜石老這些竭力以赴的工作，過去許多人都覺得不切實際。殊不知石老早有遠見，徹底看穿了國際間政客的爾虞我詐作風，所謂外交不過是虛與委蛇的表面文章。欲求真正友情，非大力爭取國際廣大人士之同情合作不為功。其實這亦即是：現在所流行的「國民外交」和「實質外交」。現今我們已經劍及履及地積極朝着這個方向展開工作，也已逐漸收到良好的效果。但可惜起步略嫌遲了一些，倘若早就照着這種方法做去，收穫自然更有可觀了。我們瞭解了石老眼光的高遠之後，還能說他是「愛唱高調」嗎？

素淡生涯、守死善道

說到石老的生活方面，那更是了不起，非常人所能及的了。他出身鉅室，原是公子哥兒，但不特絕無一點纨绔子弟的氣習。而且他自至少到老，一直儉樸自持，有如寒素，無論衣食住行，都自奉甚薄。這是衆所共見共知的，無待逐一述說

了。難就難在他完全出於自然，恬然自足，大有顏子居陋巷，安貧樂道的態度。

石老對於食衣住行，雖似乎不甚講究，却是大有他的道理在的。他之素食，主要是爲了不害衆生生命之仁心，至於衛生、經濟等等，都不過是附帶之作用而已。他之不喜坐乘人力拉車，也是從人道上着想。至於他的衣着居住不嫌簡陋，都非由於吝嗇，因爲他從來未嘗作積聚私人財產的營謀，認爲自己的就是社會的。如不儉樸，便等於浪費社會大眾的財富了。這亦即如我國人常說的「爲天下惜物」的意思。

尤足貴者，石老這些美德，不但在生前終身砥礪自守，直到他臨終之時，仍然在其遺囑中，諄諄叮嚀替他處理後事的親友們要遵着去做。石老的遺囑是陸陸續續地寫的，但都寫明是「遺囑」，並由其親筆書寫下來。他於民國四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寫的第一紙遺囑，曾拿到法院去辦理公證過的。其中最重要的話，是說他本人的全部遺產，均是社會化的，也就是說家人不能視爲私產。只可參加管理的工作。他的又一張遺囑，寫着「李石曾敬告全世界中國海內外同志書」的題目，另一行小標題是「亦即遺囑之總則」下簽「石曾李煜瀛謹上」（並外文簽名），文後寫明「中華民國六十二年西曆一九七三年八月，自由中國台灣省台北重文東館」等字樣。此文較長，述說他年老常受小病困擾，有帶病延年之苦。希望死後不要舉行任何儀式與喪葬禮俗之繁擾，以累社會友好。他尤切盼友好們能爲他刊行「世界叢書」石老認爲此叢書須出自中外作家，亦包括石

老本人手寫作，而絕非自傳之類，以小己爲中心之宣傳，使他的遺作得與世人常存，俾能「死而不已」。最後他更切盼友好接受他的委託，爲其執行幾大要事及保管公物，使能永留於全世界。末尾更加一附註說：「委託之事項物款，另有詳細之說明，非一言可盡，但其大端不外爲吳稚老、張靜公與煜瀛世界社團，勿忘擁護自由中國，自由世界、民主自由者也。」此外另有一張，題目是：「我的遺囑的陸續瑣記」，未簽名，亦未書明日期，但貼在他逝世前數日向親手剪貼紙上，據猜想是他最後親筆所寫的。內容切囑其死後喪事要簡單，以薄棺入土葬後，墓上栽松柏幾株，俾能吸收其遺體的養料，變成樹的枝葉。他又辭謝形式的晚祭，但歡迎以簡單片紙寫有意義的事，不喜虛偽的恭維。

我們讀了石老這幾篇他所謂「遺囑」的文字，越見得出石老全心全意向着「天下爲公」大道邁進，絕無半點爲一己之私着想。而其愛國、愛人類、社會、愛自由民主的信念之堅強，真正是「死而不已」的。他這種偉大的精神，更使人崇敬景仰不已。

「僑學」遺教、愧未達成

還有一事，令我至今一直耿耿於心的。就是當我奉命主持僑務委員會時，石老非常關懷僑務工作，故我亦每常趨承教益。他曾對我說，應該積極研究處理我們遍布世界的華僑問題？並竭力闡發「僑學」理論。記得民國六十三年在石老準備出國那一天，我曾邀請他到新北投僑園小敘。承他很高興爲我題僑園兩字以作紀念。他在所書

僑園兩字的橫幅後，并附以小序云：「數十年曾爲僑學之研究，頗承彥彥先生推許，吾道不孤。近承約敝於僑園，囑爲題字。臨行草草書之。將來再當以僑學內容書奉。僑學本當爲學院。以僑園爲台北學院之始，可乎？尚望有以教之。」只因那時僑委會關於爭取僑生回國升學，及爲健全僑社組織，輔導僑社工商經濟事業發展等等，工作至爲繁忙，而人手又少，大有應接不暇之苦。故對於闡發「僑學」一事，中心藏之而力有不逮，尚未着手作有系統之研究。其後，我又奉調任主持司法行政，始終未克實現。深感對不起石老殷切的期望。尤可惜者。石老後來竟亦未再提出他研究數十年心得的「僑學」，書就見示。這真是一項莫可補償的最大損失，甚望對此問題有興趣者，多所致力。

道範嘉儀、永資崇敬

最後我要說的，我覺得石老待人接物的謙虛真摯藹然可親——真正是一個有道君子，令人肅然起敬，更足爲世人效法。他雖出身顯貴家庭，却絕不驕矜倨傲。對人不論少長貴賤，都是彬彬有禮，常稱先生，言談之間，更未見有疾言厲色，使人如坐春風。就我的親身體會到的，石老實在兼具了儒家健行不息，鞠躬盡瘁的弘毅精神；道家爲而不有沖虛純真的自然氣度；以及佛家大慈大悲的菩薩心腸。他自己也曾爲其筆名「石僧」二字作過詮釋，以「天然儒」、「天然道」、「天然佛」爲喻，這完全與我的印象相符合的。我對石老的這一深刻印象，永遠難忘，對他這位一代高人的道範嘉儀，也永表崇敬。